



北齐朱岱林墓志(局部)。

北齐朱岱林墓志传奇

寿光市博物馆收藏有三块魏碑(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)，分别是北魏贾思伯墓志、东魏刘静怜(贾思伯夫人)墓志和北齐朱岱林墓志，尤以北齐朱岱林墓志名气最大，其书法被誉为“上宗魏晋，下开隋唐”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将其列为“逸品上”，评价此碑书法“如白云出岫，舒卷窈窕”。徐悲鸿也十分推崇此碑，其字深受其影响。该墓志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其发现、流传和入藏过程，也颇具传奇色彩。

□张书功

出土与闻名

朱岱林(477—531)，字君山，乐陵湿沃(今寿光)人，仕于北魏，曾任彭城王主簿。朱岱林墓志刻于北齐武平二年(571)，朱岱林四子朱敬修撰文，其侄朱敬范撰铭。志文正书40行，每行34字。明末出土于寿光田柳庄，初被田柳庄关帝庙充作香案，清雍正三年(1725)，被邑人王化洽发现，拓数纸携入京，经名家鉴赏，推崇备至，名扬天下。

关于该墓志的出土，在田柳庄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。明朝末年，寿光城北15公里的田柳庄，一天早上，天上地下到处弥漫着薄雾。家住庄西头的一位农民在上西坡干活的路上，突然发现朱家坟地以西的土台上，有一乘绿呢子小轿在薄雾中颤颤悠悠，时隐时现。农民以为看花了眼，他用衣袖擦了擦眼睛，定睛再看，轿子还在。不一会，小轿不见了。这位农民回家后把他所见告诉了庄里人，人们都以为他开玩笑，看走了眼。他心里虽不服气，却也没办法证实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天空下着细雨，又有一位农民在同一地界上发现了同样的绿呢子小轿，在细雨中颤动，不一会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再以后，看见的人多了，有时几个人同时看到，这事就在全庄传开了。人们议论纷纷，多数人认为那个地方可能埋有宝物。有人用铁锹去挖宝，因小轿出现的地方是一个土台，那人挖得不够深，因而一无所获。

后来，出现小轿的地方被村里当作取土场，土台日渐消失。有一户人家盖屋用土，他们用牲口拉的大车到那块地里取土。拉了两车后，在装第三车时，一个人的铁锹刚插下去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碰到了一个硬东西。人们惊喜，以为挖到了宝，于是几个人连忙一起开挖，不多时，一个长方形的石头“轿顶”露了出来，再继续挖，又出现了四块青石组成的“轿壁”。他们很好奇，合力抬下“轿顶”，看见里面有一块刻着密密麻麻小字的长方形石碑。他们不识字，用大车把石碑和“石轿”运到了庄里的关帝庙。村民把石碑做了庙里的供桌面，用带着铁口的“轿壁”和“轿底”在庙前垒了化灰池。

雍正三年(1725)，寿光营里

人王化洽(乾隆元年举人)到田柳庄走亲戚，游逛到村里的关帝庙。一进庙堂，发现石供桌宝光闪烁。他急忙靠前，搬掉铁香炉，擦拭石供桌，发现这块被当作供桌多年的石头，竟然是“朱君山墓志”。其书法别具一格，虽是楷书，却参以篆隶笔意，点画神采飞扬。他摩挲赏玩良久，舍不得离去。回家后，他立即叫人帮忙拓得几张拓片，并拿给同道看，人们都说，此碑书法，“上宗魏晋，下开隋唐”。王化洽将拓片制成碑帖，并题跋讲述了自己发现、拓印墓志的过程。此后，村人不再把墓志当供桌，而是镶嵌在了庙内的神龛里，并交代护庙道士好好看管。

被盗与索回

墓志名气越大，垂涎它的人也越多。光绪丁亥年春的一个夜晚，也就是1887年，几个潍县人趁着夜色盗走了墓志。他们于慌乱中失手，搬运时碰掉了墓志的左下角，当时没人注意，日后再来寻找，却不见了碑角下落。

据说，那天夜里有一位村民起五更办事，在关帝庙门前拾到此碑角，并收拾在了庙门上方的龛内，而这件事情连护庙道士也不知情。天亮后，村人发现墓志丢失，多方寻找未果。

潍县人得到墓志后，将其卖给了古董商，古董商拓片出售，据说在京城一本能卖到十两白银。

一年后，一个叫蔡石的寿光人，发现了墓志的线索，于是一纸状书告至县衙。县令吴邦治十分重视，立即给潍县发移文(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公文)。但是潍县人却说是从田柳庙里买的，此时护庙道士已经去世。因无证人，各说各的理，一时陷入僵局。田柳人从潍县人的拓片上得知，墓志左下角残缺，忽然想起拾起的碑角，于是从庙门上方龛内取出了碑角。与原碑一对，严丝合缝，石和字完全吻合，石头官司打赢。没过几日，墓志就被运回了寿光。但是因多次拓印，字口已遭严重破坏。

吴邦治也是好古之人，想把墓志留在县署，好好保护起来，但是考虑到与县志记载不符，加之田柳村民坚持要回，于是仍放置原处，并四面镶嵌。

光绪十四年(1888)仲春，村人刻《记朱公墓志石始末》石碑，记载了墓志石的发现和被盗情况。据田柳村民讲，墓志后来放在

村民田同仁家保存，在兵荒马乱之年埋在地下。田柳村在1945年解放后，在学校老师和学生的要求下挖出了石碑，有不少学生拓过拓片，老师还把拓片在学校张挂起来，要求学生临摹。20世纪80年代，寿光县博物馆到田柳庄征集文物，朱岱林墓志始存于寿光市博物馆。

书法及评价

此志是北朝墓志中的精品，颇受后世学者重视。清王鸣盛《蛾术编》、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、毕沅《左山金石志》、罗振玉《丙寅稿》等均予著录。

翁方纲跋云：“是碑隶、楷虽非极工，然其发波已开欧、褚之先。”包世臣称《朱君山碑》“用笔尤宕逸，字势正方整齐而具变态，其行画特多偏曲，骨血峻秀，盖得于秦篆。”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将此志列为“逸品上”，称其“古质奇趣，新体异态，乘时独出，变化生新，承魏开唐，独标俊异，真可出魏碑之外，建标千古者也。”又谓：“齐之佳者，奇逸莫如《朱君山》”“如白云出岫，舒卷窈窕”。梁启超跋云：“北碑易伤钝滞，此独雄秀，飞动如饥鹰将击侧翅作弊。”又称此碑与北齐刘忻墓志为“齐碑二杰”。

欧阳中石主编《楷书教程》一书分析道：“在北朝书法中别具一格，虽然为楷书，但是又参以篆隶笔意，笔画中没有波挑之势。于古朴中含刚健之姿。从中可以窥见楷书由隶书嬗变的踪迹。笔画粗细变化较大，运笔较随意轻松飞动，天真烂漫，没有后世唐人书写作时的矜持和规范，但是结构倾向方正，略有长形。有特色的主要是斜向笔画的倾斜度特大，捺笔特重而长，形成特殊主笔。后世学习此碑并受其影响的人不少。如现代的徐悲鸿就是例子。”

朱岱林墓志现藏于寿光市博物馆，原石已漫漶不可读，幸藏有清拓本。该拓本是从朱岱林墓志出土的田柳庄征集而来，从字口分析，应为乾隆拓本。笔者将其收录于《寿光历代碑刻》一书，并对志文进行点校、释读，敬请读者斧正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马纯潇

组版：刘燕

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”，普通人尚且要为孩子的未来考量，作为古代帝王更是要为儿女深谋远虑。要问一位皇帝“做父亲是什么感受”，那应该是既要维持天家威严，又要将孩子培养成才。这其中的君臣父子关系实难把握。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位纠结的父亲。

爱之深

如果山东博物馆“鲁王之宝——明朱檀墓出土文物精品展”的珍奇文物非要排个名，当世仅存的亲王冕冠——九旒冕、九缝皮弁，以及镶嵌了33颗宝石的镶宝石金带饰绝对要排前三。那么享受这些奢华陪葬品的鲁王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呢？

朱元璋的第十子朱檀，生母是朱元璋宠爱的姬妾——郭宁妃。这位郭宁妃在马皇后去世后摄六官事，相当于掌握皇后的权力。因此作为郭宁妃的儿子，朱檀自然“子凭母贵”，受到朱元璋的万般宠爱。

在朱元璋第一次册封诸皇子时，刚刚满百日的朱檀就得以与比他年长的皇子们一起被封藩，被册封为鲁王。随后的人生一路“开挂”，长大后迎娶了开国功臣汤和之女为鲁王妃。年满十五，按礼制要前往藩地时，又有舅舅郭英一路护送至富庶安定的兗州，并住上了父亲为他修建的豪华宫殿。

朱元璋对朱檀的爱深入骨髓。他为爱子一路保驾护航，百般呵护，让朱檀在15岁时就走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一个“宝宝男”一旦脱离父亲的掌控，他的生活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责之切

在朱元璋的悉心教导下，朱檀自小就好诗书礼仪。据《明史》载，朱檀“谦恭下士，博学多识，好文礼士，善诗歌”。遍观“鲁王之宝——明朱檀墓出土文物精品展”中的珍奇藏品，不乏笔墨纸砚、琴棋书画等，从中可见朱檀的文人气质和艺术修养。

然而15岁就藩后，兗州“天高皇帝远”，没有了父亲的管束，年轻的鲁王手握一方权柄，却整日声色犬马，纸醉金迷，荒废了自己在琴棋书画上的造诣。他不仅违背了朱元璋定下

的《皇明祖训》，违制私造府邸，并出城寻欢作乐，还误入炼丹歧途，在其封地广求方士、道人，炼制仙丹，一心追求长生不老。

朱元璋得知儿子做的这些荒唐事后怒不可遏，为了警醒爱子，也为了安抚民怨，他忍痛下令对鲁王施以“髡刑”。伤在儿身，痛在父心，本以为这次教训能让浪子回头，没想到朱檀终究没有理解父亲的苦心。

怒其不争

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，鲁王朱檀不听父亲劝阻，继续服食金石丹药，终于毒发身亡，死时年仅19岁。朱檀是朱元璋26个儿子中第一个就藩后去世的，又是他极为宠爱和重视的皇子，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让朱元璋瞬间苍老了许多。他在溢册中对朱檀谴责道：“尔檀教子不肖，期于成立，及年既长，遂锡鲁封。夫何之国以以来，昵比匪人，怠于政事，屡尝屈法。伸恩冀省厥咎，乃复不知爱身之道，以致夭折……今特谥尔曰荒，昭示冥漠，用戒方来。”

由于朱檀荒唐的行为，朱元璋给爱子赐以恶谥“荒”，史称鲁荒王。

鲁荒王的丧葬为明初亲王首例。虽然朱元璋对儿子不争气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，但他终究还是心软了。他派钦天监为爱子选择风水宝地下葬，不惜人力财力，派朱檀的舅舅郭英为他大兴土木，营建坟墓。从冠服礼器、仪仗俑群，到金器玉饰、家具瓷器、书画典籍，他将儿子生前的爱物一一埋藏，却依然掩盖不了一颗隐忍的爱子之心。

山东博物馆二楼10号展厅展出“鲁王之宝——明朱檀墓出土文物精品展”展出了鲁荒王朱檀墓里出土的600余件珍贵文物。这些文物不仅是鲁荒王生前王府生活的真实缩影，还体现了朱元璋作为帝王对儿子的爱。

据“山东博物馆”公众号



朱檀墓出土的白玉花形杯。